读史札记

清华校园里的皇家园林再考

何　瑜

如果说在中国大学校园里曾有过皇家园林的身影，那非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莫属。今日清华校园不仅曾是清代的皇家赐园，且在乾嘉时期还是圆明五园之一的御园熙春园，并留下了清帝的百余篇诗作。

2010 年，在清华大学建校百年前夕，苗日新出版《熙春园・清华园考》（下简称苗著）。[①] 该书利用大量档案资料和样式雷图档，首次确认熙春园的始建年代及其首任主人康熙帝三子允祉，并提出了《古今图书集成》的诞生地是熙春园而非武英殿，同时也纠正了“近春园为皇四子奕詝赐园”等谬说，是一部具有较高水准的学术专著。2021 年，刘沫在清华大学校内网站和刊物上发表的两篇文章（以下简称刘文）也根据国家图书馆收藏的《熙春园近春园改修添盖房底样》（样式雷图档 111–0003）之图档，但提出了与苗著完全不同的观点。[②]

苗著认为该图是乾隆三十二年（1767）十月，清廷收回熙春园后所作的“熙春园改御园规划总平面图”，并以该图上标有“工字殿”的具体位置和样式，提出工字殿在康熙年间即已存在，且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三月，诸皇子为康熙帝庆祝六十大寿的地方。[③] 刘文则根据国家图书馆样式雷藏图《熙春园周围大墙地盘样》（117–0012），发现其中有两道围墙，外圈为御园“熙春园大墙”，内圈“近春园大墙”即为原允祉赐园“熙春园”的园墙，二者前后相差约 60 年。也就是说，康熙年间允祉的赐园面积，远没有乾隆三十二年以后的御园熙春园大。根据档案史料记载，刘文还提出：“熙春园工字殿就是嘉庆帝的省耕别墅工字殿，始建于嘉庆七年（1802）。”嘉庆时，将熙春园分作两园，并将近春园赐出；而作为御园的熙春园范围，则是熙春园新外墙内减去近春园和永恩寺。

刘文的上述观点，无疑纠正了苗著中的重大失误，将清代熙春园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同时也引出了一系列值得学界思考的问题。以下笔者对清代熙春园研究做一全面的梳理和考订，不妥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收稿日期**］ 2022–06–22
［**作者简介**］ 何瑜（1954—　），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北京 100872；heyuprofessor@126.com

① 苗日新：《熙春园・清华园考——清华园三百年记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年。

② 刘沫：《熙春园演变历史新考》，“清华新闻网”2021 年 6 月 29 日，网址：https://www.tsinghua.edu.cn/info/1661/85344.htm，2022 年 6 月 21 日；刘沫：《清华园工字厅史探》，《水木清华》2021 年第 4 期。参见袁帆：《清华工字厅究竟建于何时——熙春园历史新考之评析》，《北京晚报》2021 年 8 月 19 日第 21 版。

③ 苗日新：《熙春园・清华园考——清华园三百年记忆》，第 25、53 页。

一、允祺、允祐赐园与古今图书集成馆之方位

康熙四十六年三月二十日，皇三子允祉上奏曰："窃于今年正月十八日，臣等奏请在畅春园周围建造房屋，皇父御赐北新花园迤东空地，令臣等建房。臣等同勘，若建七人房屋，地方似觉窄狭，故四阿哥、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具奏皇父，在此地修建房屋。时臣等曾言另寻地再行具奏。今臣胤祉我买得水磨闸东南明珠子奎芳家邻接空地一块……请旨。朱批：好。"① 根据这段史料，笔者曾考证，四、八、九、十阿哥于"似觉窄狭"处建园的位置就在今北京大学北部，也就是鸣鹤园、朗润园、镜春园，及后来乾隆帝十女固伦和孝公主的淑春园和和珅的十笏园。而允祉的赐园既然在水磨闸东南，今清华校园西南一隅，根据地理环境分析，皇五子、七子的赐园亦必相距不远。②

康熙四十九年，允祉的老师陈梦雷在《水村十二景》的引言中云："村（指陈梦雷所居之地'水村别墅'，亦称'松鹤山房'）在城西北，河流环绕，榆柳千株。旧有监司建楼，其地俗呼一间楼。后入于贵戚，而台榭增设矣。吾王殿下购得，命余居之，兼赐河西田二顷，俾得遂农圃之愿也。"③ 允祉为其老师所购买的一间楼地方曾是明朝监察机关所在地，后转入"贵戚"之手，又增建了楼台水榭，显然这片区域原是明代的废园。

从道光初年的《熙春园近春园改修添盖房底样》图中不难看出，允祉赐园和陈梦雷的松鹤山房，到明代建成的永恩寺三者之间，恰是一座完整的山水园林格局。据此笔者推测，这应该是康熙帝五子允祺（卒于雍正十年，1732）或七子允祐（卒于雍正八年）赐园中的一个。而根据水磨闸以北有水磨村，以南有成府村等地理环境分析，另一位皇子的赐园很可能就在后来绮春园宫殿区及大宫门左近地方。因为绮春园宫殿区及大宫门始建于嘉庆十四年，在此之前，该处曾是乾隆帝十七子庆郡王永璘的赐园；④ 而永璘因事迁出该园时，内务府在奏报中说，除交回原赏园屋、游廊、过河亭、戏台等外，还有"篷船一只、扑拉船一只、牛舌头船一只"。⑤ 说明这座面积不小的赐园曾是水景园。而推想它的前身，在万泉河拐弯之处，也确实是一个建园的极佳位置。

如此看来，在康熙御赐的北新花园迤东地方，胤禛等四位皇子集中在今北大校园北部建园，而允祉等三位皇子的花园则集中在今清华校园的西南角和西门外。

至于"古今图书集成馆"的位置，苗著根据清代黄任的《题集成馆纂修图》诗中有"藏珠府接大罗天，握椠怀铅各并肩"之句，提出"胤祉当年住在东部（今工字厅）……连接胤祉花园别墅的正是熙春园西部（今荒岛）的'古今图书集成馆'"，并说"这是熙春园考证的最新重大发现"。⑥ 但这不是历史事实。首先，且不说熙春园东部（今工字厅）康熙时是不是允祺或允祐的赐园，就以允祉的赐园来说，其范围也只能在近春园园墙以内（今荒岛），今天的工字厅最早是嘉庆七年添建的（详见下文）。允祉怎么可能自己住在子虚乌有的地方，而把康熙帝赐给的园子改作集成馆呢？

其次，康熙帝在畅春园园居理政时，绝大部分官员是没有赐园和办公地点的，有资格上朝的大臣们或在废园，或赁民屋，或寄僧寺，晨往夕还，并无定所，连大学士李光地等人都

---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第 495 页。

② 何瑜：《清代皇家赐园与北大校园》，《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 年第 2 期。

③ 陈梦雷：《松鹤山房诗集》卷 5，《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179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 125 页。

④ 何瑜：《清代绮春园沿革辨析》，《历史档案》2020 年第 3 期。

⑤《上谕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本文所引档案，除另有注明外，均藏该馆），档案号：05–0536–100–001。

⑥ 苗日新：《熙春园 · 清华园考——清华园三百年记忆》，第 43–48 页。

还挤在清梵寺里办公和用餐；[1] 绝无可能将集成馆的编书人安排在山环水抱的百余亩风景园林之中。

最后，有清一代，不仅各项礼仪制度烦琐严格，而且内府修书立馆亦有许多规定，包括任职人员的资格待遇等。[2] 康熙五十二年六月颁旨成立算学馆，“即于行宫内，立馆修辑”。[3] 算学馆设在畅春园蒙养斋，原是皇子读书的地方，不过几间屋宇，在此机构下行走的有几十号人，绝不可能吃住都在其中。故古今图书集成馆的真实情况，应如参与该书编撰的举人金门诏所言：“圣祖朝，集天下儒生修《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令各分任一二百卷，门诏以经籍素所熟谙，遂独任经籍典五百卷。”[4] 陈梦雷在致允祉的《进汇编启》中亦言：“至此（康熙）四十五年四月内（此时尚无允祉熙春园），书得告成。分为汇编者六，为志三十有二，为部六千有零……若以古人卷帙较之，可得万余卷。”能够完成此汇编初稿，一是“不揣蚊力负山，遂以一人独肩斯任”；二是聚集多人，“领银雇人缮写”。[5] 纵观整个成书过程，包括总纂与分编、校雠、誊清，众多分工合作的流程中毫无熙春园相关记录存在。但苗著却用了整整一节的篇幅来推论“熙春园西部是‘古今图书集成馆’”，为此“建设了由四堵高墙围成的方形大院”（指康熙四十六年的允祉赐园），[6] 这个结论是站不住脚的。至于古今图书集成馆当年到底设在何处，也许就在陈梦雷的松鹤山房小楼，或在刘文所推测的与熙春园一路之隔的那座神秘建筑里。

二、允禄入主熙春园与乾隆帝扩建大熙春园

康熙帝十六子允禄自幼聪慧，精数学通乐律，因未卷入康熙晚年的“储君之争”，故雍正帝对其还是十分信任的，在康熙帝病逝的第二天即命其署内务府总管，保卫宫禁。雍正元年二月，封允禄为和硕庄亲王。其后允禄一直是雍正帝的股肱之臣，雍正帝病逝前的遗诏中亦将其指为弘历的四大辅臣之首。但就是如此被信任的亲王，允禄的赐园问题史料中几乎没有记载。

雍正三年三月，雍正帝尚未驻跸圆明园时，即赐果郡王允礼“筑园于西苑旁”，[7] 即今中央党校的位置；与此同时或稍前，将原康熙帝之兄福全的萼辉园赐予怡亲王允祥。那么允禄的赐园在哪儿？苗著认为，熙春园收归内务府后，于乾隆初年转赐予庄亲王允禄。[8] 但基于上述允禄的爵位和经历，以及雍正帝在养心殿守孝期间，圆明园的监修与扩建工程均是由允祥和允禄二人领导完成，其时允禄不可能没有赐园。赐园的时间很可能是与允祥同时，其具体位置估计就在后来北大的承泽园或允禩、允禟革爵后收回的赐园。[9]

雍正八年五月，允禄两次告发允祉曾“以储君自命”，在允祥丧礼中迟到早退，且“无伤悼之情”。[10] 之后在雍正帝授意下，宗人府等衙门罗列允祉十大罪状，褫夺其爵位，没收全部财产，圈禁于景山永安亭。据此，一心效忠雍正帝的允禄，其受赐熙春园的时间很可能在雍正九年左右，而不应如苗著所言，要迟至“乾隆初年”才将熙春园转赐允禄。

---

① 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 33 册，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 年，第 97、98 页。

② 杨玉良：《武英殿修书处及内府修书各馆》，清代宫史研究会编：《清代宫史探微》，紫禁城出版社，1991 年，第 213–237 页。

③ 《清圣祖实录》卷 255，康熙五十二年闰五月丁丑。

④ 金门诏：《金东山文集》卷 1，清乾隆年间刻本。

⑤ 陈梦雷：《松鹤山房文集》卷 2，《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179 册，第 249 页。

⑥ 苗日新：《熙春园 · 清华园考——清华园三百年记忆》，第 36–52 页。

⑦ 允礼：《御赐自得园记》，转引自张宝章：《京西名园记盛》，开明出版社，2009 年。

⑧ 苗日新：《熙春园 · 清华园考——清华园三百年记忆》，第 143 页。

⑨ 何瑜：《清代皇家赐园与北大校园》，《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 年第 2 期。

⑩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 2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72–73 页；《清世宗实录》卷 94，雍正八年五月己卯。

乾隆帝继位后允禄依然得到重用，先任总理事务大臣兼管工部事务，赏食亲王双俸；旋因总理事务有功，加封镇国公爵，并御笔赐其园额“云锦”。允禄卒于乾隆三十二年二月，目前所见最早有关其身后熙春园情况的档案是同年七月，内务府奏准将熙春园七品苑副中的三员“撤回二员……再添六品苑丞一员，署苑副二员，园户三十名，俱作为熙春园额缺”。① 说明在此之前云锦园已被内务府收回，复称熙春园。乾隆帝随即于本年内开始设计和书写熙春园内的殿宇园林匾额，并命人制作；② 同时在原允禄赐园范围之外展开大规模扩建工程。乾隆朝熙春园扩建工程用银最多的三大工程主要是：

（1）添建大墙，添修桥闸涵洞、开挖河道等基本建设。如乾隆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工部尚书福隆安等“奏闻销算银两数目事”：“乾隆三十二年七月内，经奴才等遵旨估奏，熙春园北面修建穿堂楼，并添砌虎皮石夹墙、西北二面大墙、添修桥闸涵洞、开挖河道、拆刨土山、填垫河沟土坑、筑打灰土甬路，并西墙外改修平桥、改挖河道等项。……嗣于十二月内续经估奏，闸下添安铁闸棂，开挖引河，凑长一百二十六丈二尺，随墙起刨地面，填垫旧河，并各作运远等项……二共约需工料银三万六千四十三两六钱四厘等因，奏准在案。”现各项工程俱经完竣，“再未经估计堆做山石、雁翅、打坝、掏水、出运渣土并移挪树株……实销银三万四千四百七十九两六钱八分一厘”。③ 这段档案清楚说明，乾隆三十二年七月，内务府扩建熙春园的规划已经出台，其主要工程均为原允禄赐园之外的“大熙春园”基本建设，其中不可或缺的自然是与赐园规制不同的宫门改建。如乾隆三十五年十一月，“内务府司员呈为查核韶景轩等工程银两稿”内所提及的熙春园“宫门”，及四十七年内务府员外郎“额尔锦为查覆园内殿宇楼台等工程银两呈稿”中所言的黏修“熙春园内大宫门、中所宫门”等。④

（2）添建大熙春园观畴楼景区。乾隆三十五年七月，内务府大臣三和等“奏闻销算银两数目事”载：“乾隆三十三年二月内遵旨，熙春园添建楼座、高台房、平台敞厅、草亭房座、墙垣、甬路、散水，并内里装修裱糊以及开挖水泡、旧河清淤、添堆土山、拆卸船坞等项。”据呈报，已“修建得熙春园内村庄楼三间、东面房二间、高台房二间、前接鼓棚二间、平台一间、石水柱敞厅三间、倒座草房三间、草方亭一座……再出水闸东边开挖水泡、滚水坝，南岸并宫门前清挖旧河二道，凑长一百八十六丈……又打坝、掏水、堆做云步山石、出运渣土”，以上三项“应准销银六千七十二两五钱九分六厘”。⑤ 乾隆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内务府司员呈为查核韶景轩等工程银两稿”中再次陈述，熙春园项目“准销银六千七十二两五钱九分六厘。职等复行查对，所做活计及用过钱粮俱属相符”，只是查出“观畴楼西边敞厅两边板墙油饰间有爆裂，请交该监督等即速照旧妥协收拾”。⑥ 由上可知，熙春园的这次扩建工程，除继续完善大熙春园的基本建设之外，主要是添建观畴楼景区。该景区规模不大，建筑简朴，观畴楼只有三间，亦称“村庄楼”，是乾隆帝劝农观稼之所。

（3）添建熙春园东所与黏修三所殿座。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总管内务府奏覆查各处工程汇总折”中所附清单载：“原办监督原任员外郎福克精阿等承办熙春园添建东所殿宇、房间，并黏修三所殿座、楼亭、游廊、墙垣、甬路、散水，以及添砌虎皮石大桥桥座……栽种树株等项工程……实净销银五万七千二百四两二钱八分八厘。”⑦ 这是熙春园扩建中工程量最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圆明园》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第 986 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圆明园》下册，第 1452–1453 页。

③ 《内务府奏案》，档案号：05–0272–003。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圆明园》上册，第 149–151、251–253 页。

⑤ 《内务府奏案》，档案号：05–0280–001。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圆明园》上册，第 149–151 页。

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圆明园》上册，第 155、158–159 页。

大、开销最多的一次，其范围包括扩建后的大熙春园东部和西部。该工程启动时间应该在乾隆三十三年的下半年，因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有件未刊档案，是同年十月初八日内务府“奏为熙春园前所德生轩镶嵌玻璃碎裂，将苑副保格等罚俸事”，[①] 显然是在黏修三所工程中发生的装修事故。这项开销最大的工程档案里提到的“东所”和“三所”，苗著对其的认知是混乱不清的。此处的前后中三所均在大熙春园西部，即原允禄的“云锦园”内。除道光初年《熙春园近春园改修添盖房底样》图中标示，前所主殿为“遵行斋”，斋左为“藻德居”，斋右为“花韵轩”外，已刊和未刊的档案还告诉我们：前所另有“德生轩”与“莹德堂”；后所指“对云楼”；中所面积最大，有宫门，主殿为“主善斋”。[②] 但苗著却将《熙春园近春园改修添盖房底样》误认为是乾隆三十二年的《熙春园改御园规划总平面图》，故书中的第一张插图就将主善斋、镜烟斋、莹德堂、竹轩，连同工字殿都放在了大熙春园东部，而西部只标有前所和后所，却没有中所。另外，书中关于熙春园东部与西部殿阁的位置描述亦不准确。[③]

上述熙春园东所是目前熙春园研究中的一大难点，史料中找不到其具体位置及对应的楼台殿阁。笔者认为，熙春园东所是在康熙四十六年允祺或允祐赐园的基础上翻建的园子，是乾隆帝为皇七女固伦和静公主所建的赐园，于乾隆三十四年底或三十五年初建成。和静公主生于乾隆二十一年七月，三十五年七月下嫁喀尔喀超勇亲王策凌之孙拉旺多尔济，四十年正月卒。乾隆三十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内务府曾奏“为七公主住熙春园，着派圆明园内务府护军参领、护军校等守门事”。[④] 正是因为有七公主赐园在大熙春园东部，所以在乾隆帝游观熙春园的八十余首诗中，只咏西部的殿宇景观，其东部只有《观畴楼》和《东园观麦》等观稼诗，而没有一首诗提及东所殿宇及其景观。[⑤] 另外，刘沫《熙春园演变历史新考》一文中，提供了一张国家图书馆样式雷藏图《熙春园永恩寺 [地盘画样]》(117–0048)。这是笔者所见熙春园各类藏图中，唯一没有工字殿的图样。图中上半部的建筑群，不仅没有宫门、值房，而且山行水系亦与道光朝以后的熙春园图有着明显的差别。这是否即为熙春园东所，抑或和静公主赐园的一部分呢？尚有待进一步考证落实。

三、嘉庆朝熙春园东部与西部的重大变迁

嘉庆朝熙春园的研究难度非常大，主要是因为清朝正史绝少记载皇家园林事，而嘉庆帝亲政后的内务府各类档案中对熙春园的记录又十分贫乏，故诸多专家对此均语焉不详。张恩荫《熙春园变迁史考订》中说：“道光二年（1822），宣宗将熙春园一分为二，分别改赐皇亲。东部赏给其三弟惇亲王绵恺，园名仍沿其旧……熙春园西部，宣宗赐与其四弟瑞亲王绵忻，取名近春园，俗称‘四爷园’。”[⑥] 苗著以张文“园名仍沿其旧”和“取名近春园”二句没有出处，及绵忻子奕誌的《乐循理斋诗稿》中《游涵德园有感》等诗为据，认为张文的观点是“有问题和错误的”。[⑦] 笔者则认为此处张文叙述无误，“熙春园现奉谕旨，赏给惇亲王绵恺居住”的时间系道光二年八月，[⑧] 此时园子尚未完全竣工，绵恺与绵忻入住各自园子的时间，最早也是道光三年

---

① 《内务府奏案》，档案号：05–0280–001。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圆明园》，第 253、379、402、1454 页。

③ 苗日新：《熙春园 · 清华园考——清华园三百年记忆》，第 177 页。

④ 《军机处满文上谕》，乾隆三十五年十月二十三日，档案号：03–18–009–000037–0005。

⑤ 何瑜编著：《清代圆明园御制诗文集》第 1 辑第 4 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0 年。

⑥ 张恩荫：《熙春园变迁史考订》，北京市园林局史志办公室编：《京华园林丛考》，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年，第 343–344 页。

⑦ 苗日新：《熙春园 · 清华园考——清华园三百年记忆》，第 233–234 页。

⑧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圆明园》下册，第 991 页。

正月以后（详见下文），绵恺之园名改称涵德园，绵忻之园名改称春泽园一事，当是入住之后的事情。

如果说上述张文有什么纰漏的话，应在“熙春园西部，宣宗赐与其四弟瑞亲王绵忻，取名近春园”这段。因一史馆未刊档案里发现了嘉庆二十二年六月初十日的一则史料，“兵部为误将近春园单抬，将内廷行走那（彦宝）等人议处”。[①] 说明早在嘉庆二十二年之前，大熙春园西部就已经出现一个“近春园”了，而不是道光初年绵忻的初次命名。笔者赞同刘沫的猜测，即近春园是嘉庆年间的一个赐园，但若如其文中所说，“近春园更名和修建新的熙春园大宫门的时间范围，在嘉庆七年至嘉庆二十二年之间”，[②] 时间范围未免过于宽泛。

嘉庆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员外郎常龄等奏，“熙春园松篔馆、对云楼等八处”竹帘雨褡年久失修，皇上驻跸园内（圆明园），难以安排，请“作速前来勘估修理”。[③] 这件档案说明，直到嘉庆六年三月，整个大熙春园仍为御园，原允禄赐园尚未赐出。嘉庆朝大规模的熙春园添建工程应始于嘉庆六年下半年或七年初，如嘉庆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准圆明园文开，据苑副兴裕等呈称：前经遵旨熙春园内添建殿宇房间等工，现在将次告竣。所有各座殿宇内外檐应行安挂竹帘雨褡，呈明咨行营造司作速派员前来踏勘承做”。[④] 至于添建的具体殿宇名称，这件档案中没有提及。但在嘉庆八年八月初五日，内务府呈稿中却说得非常清楚，此工程包括“熙春园内添盖省耕别墅工字殿十七间……西所陇香馆殿五间，前接抱厦三间，含润斋殿五间，熙春园南宫门三间，东边转角房五间，东西朝房六间，迤延野绿西宫门三间，南边转角房七间……销算工料银七万七千八百九十两九钱九分五厘”。[⑤] 嘉庆八年，又在工字殿西南“添盖康田在念殿五间，绎志轩敞厅三间，宫门三间，东西顺山房六间”，并建“诸旗房十六间，内添盖十四间，挪盖二间，改修板桥一座，添修海墁甬路、泊岸、油画、裱糊等项，销算工料银一万一千九百七十七两三钱二分九厘”。[⑥]

上述三则史料显示，遵旨“添建”的“熙春园殿宇”于嘉庆七年八月已“将次告竣”；完竣后的工程，主要是熙春园内“添盖”的殿宇，即“省耕别墅工字殿十七间”“西所陇香馆殿五间”“含润斋殿五间”，以及“熙春园南宫门”等；嘉庆八年又陆续添盖“康田在念殿五间，绎志轩敞厅三间，宫门三间”及值房等。这说明，大熙春园东部的主殿工字殿（工字厅）及陇香馆、含润斋等，均始建于嘉庆七年，允祉赐园时期尚无这些建筑，故康熙五十二年三月，诸皇子为康熙帝祝寿之处，以及允祉在赐园中的居住之处，都绝不会是这里。此外，嘉庆朝的大规模添建工程均在大熙春园的东部，并重新添盖宫门、宫门值房及东西朝房，形成御园规格，其中并无一句提及原允禄赐园内的任何建筑。

另据统计，嘉庆帝咏熙春园的诗一共 45 首，除《熙春园观麦》《仲春熙春园》等 14 首不涉及具体景名的诗之外，其余的 31 首诗均是以“省耕别墅”“陇香馆”“含润斋”这三处殿宇为名，而没有提及乾隆帝咏熙春园诗中的任何一座建筑。其中，嘉庆帝咏熙春园的第一首《熙春园观麦》写于嘉庆六年（时近春园尚未赐出），第二首《仲春熙春园省耕别墅即景偶作》写于嘉庆八年三月：“名园百余年，熙春仁祖额。境在长春南，别墅吾新辟。”[⑦] 明确指出原熙春园园额为康熙帝所题，省耕别墅为他所新建。另外乾隆帝咏熙春园诗一共有 81 首，涉及“春可轩”“德

① 《内务府来文》，嘉庆二十二年六月初十日兵部咨文，档案号：05–13–002–000570–0073。

② 刘沫：《熙春园演变历史新考》。

③ 《内务府呈稿》，嘉庆六年三月二十四日，档案号：05–08–006–000395–0039。

④ 《内务府呈稿》，嘉庆八年四月初一日，档案号：05–08–006–000109–0011。

⑤ 《内务府呈稿》，嘉庆八年八月初五日，档案号：05–08–006–000396–0026。

⑥ 《内务府奏案》，嘉庆九年六月初七日，档案号：05–0510–020。

⑦ 何瑜编著：《清代圆明园御制诗文集》第 1 辑第 4 册。

生轩”“松篁馆”“遵行斋”“镜烟斋”“花韵轩”“对云楼”“主善斋”“藻德居”“莹德堂”“观畴楼”“竹净室”等十二处殿宇，其中没有一首咏“省耕别墅”“陇香馆”和“含润斋”的诗。[①] 这也充分说明嘉庆朝之前，这三处殿宇还没有出现，而嘉庆七年之后，原允禄赐园已由御园又变成赐园，这也就是嘉庆帝诗中未涉及其父所吟咏的大部分景观的原因。

那嘉庆帝将原允禄赐园又赐给谁了呢？虽然目前没有发现任何相关史料，但笔者推测赐予对象应为乾隆帝五子永琪的儿子绵亿。绵亿生于乾隆二十九年八月，乾隆帝去世当天，嘉庆帝即晋封其为郡王，旋“派往东陵，悉心办事”。[②] 嘉庆六年三月，嘉庆帝至裕陵行释服礼后，令绵亿随扈回京，并授正蓝旗蒙古都统。[③] 七年二月，诏命绵亿在内廷行走，管理上驷院事务。[④] 十四年正月，复赏绵亿穿金黄朝服蟒袍，嘉庆一朝受此殊荣者，仅“绵亿一人”而已。[⑤] 十八年九月，京城发生“癸酉之变”（天理教徒闯进紫禁城），时绵亿扈从在外，泣“请上速回京中，以静人心。上首肯之，即日回銮，因重视王，曰：‘朕侄辈惟绵亿有骨肉情也。’宠眷日优”。[⑥] 二十年二月绵亿病重，嘉庆帝闻报，前后四次命内务府大臣苏楞额等“亲至绵亿园寓看视”；三月初五日绵亿卒，再奉旨“将陀罗被颁赏，并传知该王府护卫等小心舁送，由阜成门进城，在府办理后事”。[⑦]

以绵亿所受恩宠情形及“亲至绵亿园寓看视”等记载来看，其在西郊是有赐园的。进一步分析，绵亿于嘉庆六年自东陵回京，七年二月“在内廷行走”，嘉庆帝在此之后不久将原允禄赐园从大熙春园内分出，便很有可能赐予绵亿，因嘉庆帝的兄弟子侄和诸皇女此时均已有赐园，甚至园额“近春”亦可能是嘉庆帝所赐。其后由于大熙春园内分出近春园，御园面积缩小，管理工作亦相对减少，故嘉庆十五年五月奉旨：“熙春园内现在当差之总管、首领、太监等，着吕进忠全行撤回，分拨各等处当差，其殿内陈设等项，着管理园廷事务大臣照依清漪园之例缮写册档，钤用印信，不时查对，着派苑丞、苑副带领园户等值宿看守”。[⑧]

四、道光朝的春泽园与涵德园

道光帝继位后，为笼络他的几位兄弟，自道光元年起，在为皇太后整修绮春园的同时，亦开始大规模修建近春园与熙春园。道光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苑丞德兴等呈称，经总理工程处奏准，近春园宫门一座三间夹陇，顺山房二座十间拨正，前所抱厦房一座五间、前抱厦三间、穿堂一座五间俱揭瓦……后所宫门一座三间、前抱厦三间揭瓦，两山围房二座五十三间内拆盖四间、揭瓦四十九间……东西所正房二座十四间、穿堂二座十间、耳房一座一间、东厢房一座三间、照房一座五间俱夹陇，顺山房二座五间拆盖……游廊二十三座八十九间内拆盖三十七间、拨正八间、揭瓦四十四间。并添修、拆修、黏修墙垣、门楼、门口、海墁、甬路、月台、桥闸、暗沟、泊岸、云步、踏跺、抱角、土山、河道……约需工料银三万一千二百三十五两四钱二分五厘等因，奏准在案，职等遵照办理。现在备办物料，给发各商，暂请领银五千两”。[⑨] 道光二

---

① 何瑜编著：《清代圆明园御制诗文集》第 1 辑第 4 册。

②《清仁宗实录》卷 37，嘉庆四年正月壬戌。

③《清仁宗实录》卷 79，嘉庆六年二月癸酉。

④《清仁宗实录》卷 94，嘉庆七年二月丁巳。

⑤《清仁宗实录》卷 206，嘉庆十四年正月辛酉；昭梿：《啸亭杂录》，中华书局，1980 年，第 379 页。

⑥ 昭梿：《啸亭杂录》，第 432–433 页。

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故宫博物院合编：《清宫内务府奏销档》第 178 册，故宫出版社，2014 年，第 69 条。

⑧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圆明园》下册，第 1037 页。

⑨《内务府呈稿》，道光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档案号：05–08–030–000221–0086。

年二月初四日，又“请领银一万五千两”。[①] 同年闰三月初五日，再因工程需用杉木，“核值银五千一百八十六两三钱九分五厘”。[②] 与此同时，苑副舒敏等亦呈称：“经总理工程处奏准，熙春园内添盖并黏修房间等工，约需工料银三万二千九十三两二钱二分三厘等因，奏准在案。”[③] 所需杉木“核值银一千六百五十五两二钱九分七厘”。[④] 道光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和十一月十六日，德兴、舒敏等先后呈称：近春园、熙春园“活计完竣”，并呈明咨行营造司派员踏勘两园添做和黏修雨褡、竹帘问题。[⑤]

在上述道光初年大规模修建近春园和熙春园的档案中看不到一个重要的细节，即原近春园东北角往北直到乾隆朝扩建的大熙春园北墙，有一道两园之间的隔离墙。道光时期的近春园比嘉庆年间的近春园大了许多，主要就是添建了这段隔离墙，以便使东西两园的面积大体相等，这在《熙春园近春园改修添盖房底样》图上看得非常清楚。苗著中引用的道光二十六年正月初九日涵德园平面图、道光朝春泽园平面图以及近春园准准底（图）等，也均标有这段墙线。尤其是近春园准准底（图），不仅图中宫门处标明是近春园，而且这段隔离墙线标红，线旁红底黑字标出“添砌大墙”“添开砖门”等字样。从上述熙春园的历史沿革来看，这段隔离墙只能是道光初年所建，为的就是隔开两个园子，以分别赐予绵恺、绵忻二人。否则，自乾隆三十二年至道光二年的五十五年中，乾、嘉二帝不时要从如园过街桥至熙春园观稼，有什么必要非修这段墙呢？

绵恺与绵忻入住赐园后，东部绵恺之园改称“涵德园”，西部绵忻之园改称“春泽园”。[⑥] 其后，绵恺辜负了兄长对他的期望，连续犯事受罚。道光十八年六月初六日，因其在府中私设牢房，囚禁多人，再次被降为郡王，并奉旨退出内廷行走，“所住圆明园寓园一所，着即交出，该管内务府大臣查收”。[⑦] 可见绵恺的涵德园是因罪过而被收回的，并非苗著所言因绵恺生病，而“托内务府代管”。[⑧] 同年十二月初四日，绵恺卒。因其子奕缵早夭，道光二十六年正月，道光五子奕誴过继绵恺为嗣，袭惇郡王，成为该园新主人。自道光十八年六月绵恺赐园收回，到咸丰帝继位后赐奕誴园额“清华”，这期间该园复称“熙春园”。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圆明三园河道图》即绘于这段时间内，故图中注释“惇亲王园后改熙春园”。苗著认为此“是大错而特错的”，并批评工匠“不了解历史，也不严谨”。[⑨] 这真是冤枉了人家。

道光八年八月十九日，绵忻卒于春泽园，奉旨“瑞亲王绵忻薨，其子奕约（生于春泽园，后改名奕誌）甫及周岁……其（春泽）园内居住之房屋，着内务府管园大臣于瑞亲王灵柩进城后，派员看守，俟奕约及岁时再行赏给居住”。[⑩] 旋奕约袭瑞郡王，道光十五年，十岁（虚岁）的奕誌“奉命入上书房读书，复赐居此园”。[⑪] 于是年少的奕誌便成为继允祉（熙春园）、允禄（云锦园）、绵忻（春泽园）之后的最后一位园主。

---

① 《内务府呈稿》，道光二年二月初四日，档案号：05–08–030–000226–0001。
② 《内务府呈稿》，道光二年闰三月初五日，档案号：05–08–030–000224–0053。
③ 《内务府呈稿》，道光二年二月初四日，档案号：05–08–030–000226–0001。
④ 《内务府呈稿》，道光二年闰三月初五日，档案号：05–08–030–000224–0053。
⑤ 《内务府呈稿》，道光三年正月二十七日，档案号：05–08–006–000434–0056、05–08–006–000434–0053。
⑥ 苗日新：《熙春园 · 清华园考——清华园三百年记忆》，第 232 页。
⑦ 《清惇亲王绵恺府第寓园囚禁多人案》，《史料旬刊》第 32 期（1931 年）。
⑧ 苗日新：《熙春园 · 清华园考——清华园三百年记忆》，第 237 页。
⑨ 苗日新：《熙春园 · 清华园考——清华园三百年记忆》，第 209、321 页。
⑩ 何瑜主编：《清代三山五园史事编年（嘉庆—宣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 年，第 310 页。
⑪ 奕誌：《乐循理斋诗稿》卷 3，《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703 册，第 419 页。

五、结语

道光三十年五月二十八日，奕誌病逝于春泽园，即位不久的咸丰帝两次至园祭奠。① 奕誌无子，其死后该园收归内务府，就此闲置。同治六年（1867），醇亲王奕譞游览该园，作《春泽园有感》一诗，怀念这位晚清才子："太息高风志未舒，陟冈凭吊旧时居。东园每载西园酒，花苑常停翰苑车。"②

同治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同治帝发布上谕"择要兴修圆明园"，以奉养两宫太后。③ 接着，重修圆明园的规划与工程，便在内外大臣的反对声中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后因经费不足，干洁坚实的木料奇缺，总管内务府奏请"拆卸藏舟坞等处木植"，其中"近春园空闲园寓，房间、游廊约二百余间，木植间有糟朽，并有坍塌之处。酌拟拆卸，挑选堪用木植，亦可改做正梁，其余木植，以备修理各处值房"。④ 到翌年七月，近春园已拆为平地，不仅各类木材，连可用石料亦装车运走，成为圆明园复建工程的备料。⑤ 近春园从此消失，原址变为一片"荒岛"。

光绪十五年（1889）正月十九日，奕誴卒于城内惇亲王府，苗著以某书"奕誴晚年住在清华园"的说法为据，推测光绪帝曾来清华园"亲临赐奠"，有捕风捉影之嫌。⑥ 光绪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皇帝奉慈禧太后幸颐和园，"阅神机营水路各操"，是为帝后在该年唯一一次至西郊，其余时间均在京师，故光绪帝不可能亲临清华园祭奠。⑦ 奕誴卒后，子载濂袭贝勒，加郡王衔，入住清华园。二十六年闰八月，载濂以"庚子肇祸"被革爵，该园收归内务府。

《辛丑条约》签订后，在中国驻美公使梁诚的力争之下，美国政府答应将"多取、不应取部分，全数退还中国"，并建议清政府"以为广设学堂，遣派游学之用"，⑧ 此即美国退还庚款办学一事。宣统元年（1909）八月十五日，外务部以"拟建游美肄业馆，恳恩赏清华园"："清华园旧址一区，方广约四百余亩，尚存房屋数十间，卉木萧疏，泉流映带，清爽高旷，于卫生最为合宜……该园现归内务府官房租库经管，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该园地亩房屋全行赏拨，作为游美肄业馆之用……奉朱批：着照所请。"⑨

历经二百余年的清代皇家园林，就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

① 翁心存：《知止斋日记》，引自苗日新：《熙春园·清华园考——清华园三百年记忆》，第 249 页。

② 奕譞：《九思堂诗稿》卷 5，自注："瑞敏郡王兄（指奕誌）号西园主人，东邻清华园，时与五兄（指奕誴）诗画消遣。"（《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742 册，第 90 页）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圆明园》上册，第 626–627 页。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圆明园》上册，第 642–643 页。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圆明园》上册，第 657–665、680–681 页。

⑥ 苗日新：《熙春园·清华园考——清华园三百年记忆》，第 335 页。

⑦ 何瑜主编：《清代三山五园史事编年（嘉庆—宣统）》，第 690–694 页。

⑧ 苗日新：《熙春园·清华园考——清华园三百年记忆》，第 360–362 页。

⑨ 苗日新：《熙春园·清华园考——清华园三百年记忆》，第 370 页。